

中文图书编目法

楼云林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24

中文图书编目法

楼云林 编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本书据中华书局 1947 年 6 月初版排印

自序

图书馆之图书，苟不编目，则群书失驭，检索无从，故编目实为图书馆最重要之工作。惟是编目工作，繁冗异常，设无一定规则以资准绳，将见后先紊乱，彼此矛盾，劳而无获。鄙人服务于图书馆，恒苦无适当编目法以作准则，因草就《中文图书编目法》一书，以供编目时参考。是编除普通图书编目法外，又加以善本书、方志、舆图、年鉴、定期刊物等编目法，因此等图书，各有其特异之点，未可概括于普通书内，故须另订法则，以求著录之详。

编目工作，如书名、著者、出版等之著录，骤视似甚简单，细察则极繁复。吾人如求该书编目之准确，并使查阅者略知该书之内容，端赖编目者能就各项详尽著录，方可以表露无遗，如是始能尽编目之能事。故编目工作，似易而实难，欲求其详尽美备，自非细心将事不可。

吾国图书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服务于图书馆者，往往以编目工作，刻板偏枯，不久即生厌心。但吾人既在图书馆服务，应抱定利用图书促进文化之决心，俾图书馆整个书籍，不致埋没其功用。兹鉴于编目工作之无穷效果，草斯编以与从事于编目者共相勉励，并藉此以就正焉。

楼云林三十五年七月于中华书局图书馆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目录之沿革	(1)
第二节 目录之定义	(6)
第三节 目录之功用	(8)
第四节 目录在图书馆中之地位	(9)
第五节 目录与各科学之关系	(10)
第六节 目录之形式	(14)
第七节 目录之种类	(16)
第二章 图书分类略述	(21)
第一节 分类与编目之区别	(21)
第二节 分类之意义	(22)
第三节 分类之标准	(23)
第四节 分类之原则	(24)
第五节 分类之程序	(25)
第六节 分类之符号	(26)
第七节 外国图书分类法	(27)
第八节 中国图书分类法	(33)
第九节 中外分类综说	(52)
第三章 普通书编目法	(53)
第一节 编目前应注意之事项	(53)
第二节 书名	(54)
第三节 著者(附注释者笺证者校勘者绘图者翻译者机关著者)	(56)

第四节	出版	(62)
第五节	稽核	(66)
第六节	目次	(69)
第七节	附注	(69)
第八节	标题目录	(70)
第九节	参照目录	(73)
第十节	丛书目录	(74)
第十一节	分析目录	(75)
第十二节	书架目录	(76)
第十三节	分类目录	(77)
第四章	卡片目录之写法	(79)
第一节	卡片之方式	(79)
第二节	书名卡	(80)
第三节	著者卡	(84)
第四节	标题卡	(95)
第五节	参照卡	(96)
第六节	丛书卡	(106)
第七节	分析卡	(113)
第八节	书架卡	(116)
第九节	分类卡	(117)
第五章	善本书编目法	(118)
第一节	善本书与普通书之区别	(118)
第二节	善本书编目与普通书编目之区别	(119)
第三节	善本书编目之沿革	(120)
第四节	善本书编目之通例	(122)
第五节	考定书名与著者	(123)
第六节	考查版本	(123)
第七节	稽核篇卷	(127)
第八节	注明款式	(128)
第九节	鉴别字体	(129)

第十节 摘记章句符号	(131)
第十一节 审视标记	(132)
第十二节 辨别纸质及墨色	(133)
第十三节 说明装订	(134)
第十四节 记载藏印与丹黄	(137)
第六章 方志與图年鉴等编目法	(138)
第一节 方志之种类及其效用	(138)
第二节 方志编目法	(139)
第三节 方志之编次	(141)
第四节 與图之种类及其效用	(141)
第五节 與图编目法	(142)
第六节 與图之排列	(143)
第七节 年鉴编目法	(144)
第八节 合刻附刻书编目法	(148)
第七章 定期刊物编目法	(150)
第一节 杂志编目法	(150)
第二节 杂志篇名索引法	(157)
第三节 报章编目法	(161)
第四节 报章篇名索引法	(166)
第八章 关于编目之参考书籍	(168)
第一节 目录学	(168)
第二节 校勘学	(169)
第三节 编目法	(170)
第四节 查考书籍内容	(172)
第五节 查考版本	(174)
第六节 查考禁伪书籍	(178)
第七节 查考方志	(179)
第八节 查考丛书	(180)
第九节 查考著作人姓氏	(182)
第十节 查考别名及室名	(184)

第十一节	查考名人生卒年代	(186)
第十二节	查考时代及大事	(187)
第十三节	查考地名	(189)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目录之沿革

目录二字,起源甚早,《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别录》“刘向《列子目录》曰‘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又《文选》任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七略》“《尚书》有青丝编目录”一语,似目录二字,已见于向、歆以前。然此种目录,或系指书中之篇目而言,非如后世所谓群籍之目录。班固《汉书序传》:“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列,述《艺文》第十。”班氏所说目录,意义虽含混,然后世著录群籍以目录名书者,实昉于此。厥后郑玄注《礼》,虽依此作《三礼》目录,实则《三礼》目录,仅可称为品类或著刊之目,并非纲纪群籍部属甲乙之目录也。

目录二字之起源,既略如上述,兹进而叙述目录之沿革。目录之学,肇自汉代,子政撰《别录》于前,子骏成七略于后;班氏《艺文》,因斯而作,《中经新簿》,继之以成;此后公藏及私家目录所著尤多,兹将其沿革分述如下。

(1)汉代目录 西汉成帝河平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就,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是曰《别录》。《别录》虽不传,然观其所序《战国策》、《管子》、《晏子》、《孙卿子》等,或述著者身世,或陈书中要

旨，实为后世解题提要之滥觞。

刘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卒父业，歆因总群书而成《七略》。七略即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关于《七略》之体裁，只有一部分流传于后世，所藉以考见者，即为班固《汉书艺文志》。《七略》与《别录》之旨趣不同：《别录》重在解题，故文繁而事瞻；《七略》但求类例明白，故纲举而目张。父子各守其业，不相沿袭。

最初目录学之专书，流传于现代者，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系根据《七略》而成。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谓：“班固因《七略》而志《艺文》。”《汉书艺文志》与《七略》不同之处，即《汉书艺文志》无辑略，其余六略均同。古人云：“不通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故《汉书艺文志》，实可谓为学术之纲领，著述之门径，自《别录》、《七略》佚亡后，独赖此书以存典型，其在目录学中之价值，可想而知。

(2) 魏晋目录 魏承汉业，典籍弥广，多藏秘府中外三阁，因时方多故，无暇细绎，只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置中书令，而秘书改令为监。秘书郎郑默，因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作成《中经》。中书令虞翻见而叹曰：“而今而后，朱紫有别矣。”所谓朱紫有别，即谓《中经》分门别类，能一目瞭然也。惟彼时因戎马倥偬，事业未著。迄乎晋代，踪前规而修文事，秘书监荀勖又根据郑默《中经》而作《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为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为乙部，纪古诸子及近世子家；三为丙部，纪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为丁部，纪诗赋图赞及汲冢书。四部合计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自荀勖之书既行，刘、班之学骤晦，其变更旧制最显著者，即刘班用七略，荀勖改用四部焉。

惠、怀时京华荡覆，书籍散佚殆尽，江左草创，百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益甚。著作佐郎李充加以删正，因荀勖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考荀勖之《新簿》，乙

部为子,丙部为史;李充之四部书目,则以甲部为五经,乙部为史记,丙部为诸子,丁部为诗赋;其乙丙二部所属之书,适与荀勖相反。后世目录,以经史子集分部者,实本诸李充。故四部之名称,虽始自荀勖,而四部之次序,则定自李充。

(3)六朝目录 李充四部,秘阁定为永制,故宋、齐以后,从事著录者,不得不遵守新制。宋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秘阁四部目录》,其后有殷淳《四部书大目》。废帝元徽元年,秘书王俭造《四部书目》。俭又感四部之法,不足统辖群书,因依刘歆《七略》之体,同时更撰《今书七志》:一为经典志,二为诸子志,三为文翰志,四为军书志,五为阴阳志,六为艺术志,七为图谱志,此外又条列《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中经》、《新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道经佛经各为一录,故名虽为《七志》,实则有九。

齐永明元年,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朓,又造《秘阁四部目录》。齐末,受兵燹之灾,秘阁载籍,散佚颇多。萧梁建国,因萧氏父子笃好文学,目录顿盛。其遵循四部者,有天监四年丘宾卿之《四部书目》,天监六年任昉、殷钧之《四部书目》,及刘遵之《东宫四部目录》。至于刘孝标之《文德殿四部目录》。其术数之书,使祖暅撰其名,更为一部,是又扩充四部为五部。其沿用刘歆《七略》之法而加以改进者,则有梁普通(梁武帝年号)中阮孝绪之新簿《七录》。其目次:一为经典录,二为纪传录,三为子兵录,四为文集录,五为术技录,六为佛法录,七为仙道录。《七录》之分门创义,损益前规,史传从此确定其名称,故其部次影响于后代目录者甚大。

(4)隋唐目录 隋开皇三年,诏访异书,于是遗篇复出,经籍渐备。其编次目录,有开皇四年牛宏之《四部目录》,开皇三十年王邵之《四部书目》,以及炀帝大业《正御书目》等。其部属统以四部为依归,独许善心之《七林》,系仿阮孝绪《七录》制成,各有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而区分其类例。是许氏

能于总论叙论之中,寓辨章学术之旨,实为隋代目录中之最著者。

唐长孙无忌等所撰之《隋书经籍志》,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共分四部:首部为经,次为史,然后继之以子,终之以集。类例整齐,条理备具。每一部类后,各有后论总论,实可为考流别究学术者之助。其综核损益之功,不可谓不钜。其后刘昫所撰之《旧唐书经籍志》,即大抵规抚《隋志》。

开元九年,殷践猷等成《群书四部录》,共得书八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著录之数,远迈前代。后来毋煚又节略《群书四部录》编为《古今书录》。安史之乱,旧籍散亡,文宗时诏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因是有开成书目之作。

(5)宋元目录 宋仁宗时,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就昭文馆、史馆、集贤馆以及崇文院秘阁所藏旧籍,校正条目,讨论撰次,仿唐开元四部录,详加著录,编成《崇文总目》六十四卷。所收书凡三万零六百九十九卷,实为宋代目录之巨擘。此外欧阳修又撰《唐书艺文志》四卷。靖康之难,馆阁储籍,荡然无遗。南渡后,高宗访求遗阙,优赏献书,于是馆阁所藏日富,因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之辑。此后孝宗时,有陈骙等所撰之《中兴馆阁书目》;宁宗时,有张攀等所撰之《中兴馆阁续书目》等。

宋代藏书家甚多,故私家目录之多,远过前代,就中最有典则而流传于现代者,有昭德晁氏直斋陈氏二家之著录。晁公武继承家学,藏书宏富,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斋读书志》二十卷。书成于绍兴二十一年,分为四部,各冠总论,书名后对于作者始末,书中要旨、学派渊源、篇章次第等,俱有叙及。其自序谓:“日夕躬以朱黄讎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其造诣之深,于此可见。其书在宋时有两本:一为袁州本,一为衢州本。

陈振孙所撰之《直斋书录解题》,与晁志并称于世。其体例虽仿晁志,但不标四部名称,将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其先后次序,

仍本四部。自来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故此书实为考证家所推重。每书卷帙多寡、作者名氏,均有叙及,更从而品题其得失,故称为解題。

元初以武功著,对于文事,无暇修治。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至正中,儒臣撰秘书监志,仅纪先后送库若干部、若干册,并不详列书名。明初修《元史》,又无艺文一项,是以元代秘阁所藏,实已无从查考。至清钱大昕始取当时撰述,录其部目,以补前史之阙,并附以辽、金作者。

(6)明清目录 明自一统后,访求遗书,不遗余力。至宣宗时,文渊阁所贮书籍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杨士奇等就文渊阁所贮书籍,编成书目,即为现存之《文渊阁书目》。其书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共有二十号,五十橱。但此书目并未加以考订,撰次未免草率。

明代藏书家之多,为前代所未有,各私家书目中,著录之富,体例之严,首推黄虞稷之《千顷堂书目》。就有明一代之书,详加著录,为三十二卷,共分为四部五十类。每类后复附以宋、金、元人之书籍,以补《宋史》之遗漏与《元史艺文志》之阙修。至于其他私家书目,不下五十余种,惟因阅时既久,颇多散亡。

《四库全书总目》,为清纪昀等奉敕编,以经史子集为纲。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每部首各有总叙,述其源流正变。每类首各有小序,述其分并改隶。所录各书,均以时代分先后,同属一代之书,以著者登第之年或生卒年代分先后,序次秩然。每书均有提要,先详著者姓氏,次爵里,以期论世知人;次辨别本书得失,考订众说异同,使阅者略知各书源委,一目了然。此外纪昀等又奉敕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系照总目提要,删繁举要,尤便阅者。

《书目答问》,为清张之洞撰,刊于光绪元年,于经史子集四部

外,又另立丛书一门,实为此书目之特点。其对于选录,极为严谨,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骈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槧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故此书目,实为学者选求之准则。而非所以纲纪群籍也。

(6)现代目录 自西洋文化输入我国后,我国之学术因以变迁,著译书籍,日益繁夥,分类既不能沿用经史子集四部旧法以统驭群书,编目方法及格式,亦不能与前代苟同。就分类方面说,如杜定友、王云五、刘国钧、皮高品诸先生,一面采仿西洋分类方法,一面参考吾国固有目录学,新订分类法,以供图书馆采用。就编目言,目录形式,已由书本改为卡片;目录种类,已由单纯进为复杂,是因现代图书馆之性质,与藏书楼不同,故其分类编目方法,亦与前有别矣。

卡片目录,在十八世纪时,法国各图书馆,虽间有采用者,然社会上不甚注意,故无甚进步。迨乎十九世纪,各国图书馆以及各书店,均以卡片为便利,纷纷采用,于是卡片目录,盛行于世。美国国会图书馆,更进一步将审定版权之书籍,以及馆藏之书籍,均印成卡片目录,发售于国内及加拿大等处图书馆以供参考,故美国国会图书馆,殆成为美国及各国图书馆编目之中心机关。近来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亦编制卡片目录,印刷多份,发售于各处图书馆,实有裨于编目者之参考。

第二节 目录之定义

目录之效用,古今微有不同,故目录定义,须斟酌古今目录变迁之状况而厘订之。古昔目录,其界义最显著者,有以下二种:

(1)目录一面部次类居,不致凌乱失纪;一面能探求一书要

旨，昭示后人，故古代书籍虽多散佚，然后人考阅目录，可知其学属何家，书隶何类。且古今学术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难于目录中推寻而得，其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2) 古代书籍不多，无所谓目录，后代书籍日繁，名目复杂，学者为便于寻检计，就书之性质或体制，依次汇集成编，此即群书之目录，如刘歆《七略》是。后代目录，均以此为宗，更进而商榷体例，改进部次，此即为吾国旧有之目录学，其用在纲纪群籍簿属甲乙。

就以上二种界义而论，其与现代目录之定义较切近者，当属后者。但历来治目录学者之所在，辄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云：“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簿次计，如徒为甲乙簿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世二纪仅乃卒业乎？”又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之精微，群言之得失者不足以语于此。后世簿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能阐明大义、条别异同，使人由委以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百不一焉。”此即主张目录应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之最显著言论；换言之，即以学术为对象，而非以书籍为对象；此实编学术史者应行研究之目录。至于现在图书馆中之目录，当以书籍为对象者，故必须将书籍部次类居，以便检考焉。

求目录便于检查，不仅部次类居而已，且有许多事项宜注意。吾人在图书馆审察平日一般阅者，可以推知种种查书之方法与目的：有只知书名而查者；有只知著者或注释翻译而查者；有欲查出某著者所有之作品；有欲查出某类之书籍或与某项问题有关之书籍；有欲知某书在书库内何处；有欲知某书之大概内容；有欲知某丛书中有某几种书；有欲知某书之叶数、册数、出版处、出版期等。因此图书馆目录，可就查书人之种种查法，订就以下之定义：(1) 目录在使人知馆中有某书否？(2) 有某人所著之书否？(3) 有某

类或有关于某问题之书否？(4)某书在书库内何处？(5)某书之内容如何？(6)某丛书中有某几种书？(7)某书叶数册数多少？何处及何时出版？

总之，目录不啻图书馆之锁钥，所以开示阅者寻求书籍之途径。图书馆书籍既繁复异常，设无目录，势必逐一翻检，其不便为何如；若编有目录，自能一索而得。

第三节 目录之功用

目录之功用可分为图书馆与阅者二方面：

甲、关于图书馆之功用。

(1)供采购时之查考 图书馆如欲配购某某书籍，第一须先查馆内某某书籍之有无，欲查书籍之有无，非赖目录不可。如无，当斟酌配购；如有，尚须再查某书之版本同否，因同属一书，有修订本，有增补本等分别；如为译本，又须查译者同否，出版处同否，因翻译之书，书名虽同，往往有译者不同，出版不同等分别，如有以上各种不同情形，即须另行配购。又如欲配购某类或某问题之书籍，亦须先查目录中对于某类或某问题书籍之数量如何，然后再酌定配购之多寡。

(2)供典藏时之参考 书籍上架，设无排架目录，则成千累万之书籍，从何本排起，从何处排起，皆茫无把握。如排列漫无次序，将来欲查取某书，必甚困难。故排架次序，必依书架目录而定，欲阅何书、即可按书架目录次序查得。

(3)便利馆员之指导 借阅书籍者，往往有不谙目录排列法及目录种类等，欲查某书，竟无法查得，此时馆员可告以馆中备有某几种目录，如何排列，如何检查，使阅者自动检查，可减少馆员之麻烦。

乙、关于阅者之功用。

(1)易于查索 阅者进图书馆,如不查目录,则馆中虽属琳琅满目,亦不知如何选阅,欲阅何书,亦无法取得。有目录即可按图索骥,就已所需要者,检得书籍。

(2)便于搜集参考资料 阅者如欲研究某问题,须向图书馆中检寻关于某类或某问题之材料以作参考时,是宜先查某类或某问题目录,然后可明了馆中有某类或某问题之某某等书籍足资参考之用。

(3)指示途径 研究某问题之阅者,虽有某类某问题之目录,然书籍浩瀚,或仍不免有无从入手之苦,则有标题分析等目录,自可指示阅者以研究之途径,使阅者知所先后,辨其缓急焉。

第四节 目录在图书馆中之地位

图书馆事务,如征集、分类、编目、典藏、出纳等,无一不属重要,就中尤以编目为最繁复。倘尽量购买书籍,不编成目录,则此多量书籍,即无法应用。因不编目,不易供人借阅,对于图书馆之主要目的即无从达到。故图书馆新购之书籍,必须赶速编目,使书籍即可流通阅览,是可知目录实居图书馆中最重要之地位。

编目手续,较其他馆中任何事务为不易,每种书有种种不同之卡片;每种卡片,有种种不同之款目,有时尚须辨别著者之真伪,考证某书编著之年代,考查某书卷数之完缺,以及鉴别其他各种事项等,故编目决非普通人所能胜任,必须悉心研究,学有根柢者始可担任,是可知编制目录,实为图书馆中最繁难之工作。

图书馆往往有因忽视编目之重要,而将购得书籍暂为搁置者,不知搁置一久,新书沓来,而编目之事遂愈繁重;愈繁重遂愈不易编排,而失其图书之效用。于时有人借阅,便只得凭一二任职较久